

突如其来的停电

□ 崔立



抵达贵州铜仁的第一晚,饥肠辘辘的我们刚在摆满团餐的饭桌前坐下,灯突然灭了,毫无征兆,措手不及。“这是什么情况,餐厅服务员在和我们开玩笑吗?”有同事嘟囔。这是我们单位组织的疗休养团。我以为这是服务员不小心碰到了开关,或是保险丝断了,应该很快会来电的。谁知道,就听见门外有人在喊,“停电了,停电了。”停电了?两桌子坐着的同事们在这一片黑暗的屋子里面面相觑,屋外有月光都比屋内要亮一些。吃个饭还会停电,这还是第一次碰到,停电在上海已经是多少年前的事了。

进来的女服务员连连致歉,手上拿了两根蜡烛,给我们两张桌子各放了一根。小小短短的蜡烛固定在餐桌上,带来一点齐平的光亮,桌上有什么菜还是看不真切。问她:“这里经常停电吗?”她说:“只要是一下大雨,就很容易停电,这边到处是山,而且不仅我们这边停,旁边的市区也会停电。”“这个样子,这里的发展是有很大瓶颈的呀。”不知是谁又低声说了一句。我攥了一筷菜,以为是肉,吃到嘴里才发现不是,像黑豆腐,咬着又黏糊糊的分明不是。用小罐桶装气烧的鱼汤已经沸腾了,里面还放了豆腐,我起身舀了一勺,因为看不清,到碗里的鱼肉

是碎的,又舀了一勺,又是碎了的豆腐。不过味道还是挺不错的,鱼肉有嚼劲,豆腐也入味,鱼汤特别鲜美。有同事说:“这腊肉炒蒜苗也好吃,你尝尝……”再进来的女服务员带了两盏方形探灯,照出一束束的白光,房间顿时亮了许多。灯光也像有感染力一般,邻桌的同事们有谁先打开了手机自带的手电筒,然后是第二盏、第三盏……像燎原之势的星星之火,也点燃了我们这桌,大家不约而同地打开手机的手电筒,灯光不期然地串联在一起,像交织在一起的美丽画卷。不知是谁先说起的:“小时候,我家

里也经常停电。”有同事回应:“我家里也是这样,特别是冬天,天黑得特别早,放学回家,屋外是黑的,屋里也是黑的,突然有一丝光亮冒出来,我一看,是我妈点起了灶台处的蜡烛……”我也被带进了回忆中,说:“我那个时候贪玩,还喜欢玩蜡烛油,点着的蜡烛里,其实这蜡油并不怎么烫人,我把蜡烛油倒在乱跑的小虫子上身……”大家你一言我一语,一下子涌入了回忆停电时光的快乐海洋,我们早已忘却了原本是在吃饭中。猛地,灯亮了,明晃晃的,像瞬间吹灭了我们的热情,一时间,大家寂静无声。

七月的情怀

稻谷、玉米,还有你绣的云锦
经过六月的火热
顺着风,拥挤在路上

此时 分泌体内的甜
七月在空气中,有你的味道
锄头把上开出一朵花
远眺最高建筑上的宏伟
不曾想
汗流浹背汇成了诗行 (熊建军)

庭院

大门漏风,门槛陡峭
我似迈过一道门口
一道身影与我擦肩而过
斑驳的门栓上
与我同龄父亲的手迹犹在

井沿上青苔蔽菴
轱辘在反勺,水桶失神
而清澈的井水
在轻唤母亲名字

院子里的厨房门开着
熟悉的饭香味已被打包
寄往他处
我那年耳鸣,失聪,谵妄
医嘱还历历在目
——忘枯坐,沉思,辛辣,冷食

我打算小住两日
放出耳蜗里那只小兽
让它回归故里,欢颜如昨 (鲁侠客)

无题

在流散与沉淀间穿行
追求意义
在苦楚与欢愉间反复

醒明心志
思考着存在的理由
挣扎着爬起身躯 (陈泽闻)

夏雨

一切都来得突然
扭转头,我在沉默里发现
暴风雨前的安安静静
冷峻得让我揪心
让人可怕

总是习惯于自然
静默的花儿还没藏好娇颜
狂风已经为悲喜交集的故事画上句号
夏雨已至,打开的门窗都在迎接
咚咚叮叮的打击乐

语调也变腔了,毫无美感
看不透的暗流汹涌一直在静默
一直都在涌动,一些声音
自云端之上传来,我听到
很轻的响声,很轻 (西杨庄)

天黑后

寂静无波的白天
垂悬着一个夜晚的起伏
黑暗中
我突然失去了悲伤的能力

只在仰望星空时
眼泪混合汗水滚落
晚风缓慢地拂过
人来人去
很多东西,在心中
悄然滑落 (苗银芳)

聊天

就是嘴巴和嘴巴
用共同语言套近乎

夕阳熟成一颗西红柿
被老天爷的大嘴吞没
星星们揉揉眼睛
打着哈欠开了小差
只有文竹和君子兰正襟危坐
欣赏高山垂挂的瀑布

茶汁冲淡起来
词语变成瓜子皮
污染了床前明月光 (潘硕珍)

乡下的小猫

我们在院子里笑语喧哗
小猫在院墙上偷看稀罕
哪里来的这么多客人呀

农家小院的小猫
抢劫了摄影家们的双眼

闪光灯的眼神和按动快门的声
闹得小猫有点不好意思了
一招春风踏月 踪影不见 (荆卓然)

晚归的父亲

碧绿的禾苗,向村庄的方向鞠躬
鸡鸭成群,栏里的白猪渐壮
麻雀依然飞下来,寻找落下的麦粒
邻家的黑猫,依然蜷缩在灰墙的一角
降落伞太轻,蒲公英一飘再飘
镰刀已经收藏,磨石已经上釉
辽阔的大地,晚归的太阳
父亲在左,河流在右
炽热的夏天,晚来的风
我在胡同里,阿爸在外 (高发奎)



那个暑假

□ 叶志勇

从宿舍里把棉被拎出来,肩上扛着沉重的木箱,我就踏上了回家的路程。高考结束了,学习告一段落,就休息吧。

院子里静悄悄的,我在卧室里打开箱子,满满的一箱书散发出清芬的书香。高中三年,除了啃课本,就是看这些所谓的闲书了。父亲读书不多,但不反对我买书看,只是说,钱都去买书了,生活就苦了。虽是叹息,却很欣慰。

我在书桌前坐下,看那些看了多遍的书,或来不及看完的书。一个个文字精灵似的跳动,在炎热的夏日扇动着美丽的翅膀,让枯燥的上午或下午风生水起。记得《牛虻》一书在夜以继日的阅读中,渐渐渐薄。牛虻的命运揪住了我的心,对改造世界的狂热,对爱情的纠结,似乎在一瞬间充盈着我的心房。我对高考后的日子,就有了迷茫与焦躁,有了憧憬与期待。

想了想,我对父亲说,我想挖菜地。父亲在向阳的坡地上,辟了一处菜地,大约六七十平米。那里土地贫瘠坚硬,往往我一锄头下去,身体就一震,要不锄头就卡在地中。我很佩服父亲,这样的土地里竟能生长出青绿的菜蔬,结出硕大的南瓜与冬瓜。于是在很长的日子里,我在那片菜地里辛苦地劳作着,希望在执着中打造自己生活的韧度,不惧风雨,不畏烈日。

夜晚的时候,在渐渐凉爽的屋子里,又手捧书本,沉浸在书海中。未来未明,但人总是要静下来,与其焦躁不安,患得患失,不如沉下心来,做做自己认为值得做的事。

从学校拿回高考成绩分数条,我在菜地里找到了父亲。父亲问我怎么样,神色很是慎重。我至今还记得那时情景。我沉声说道,没考上。父亲拔草的手就一抖,停了一会,他说,不要紧,再考。我不忍再骗他,马上对他说,我考上了。他抬起头,看着我笑了。

高考后的那个暑假,波澜不惊,平淡无奇。但我却时常想起。有时就想,看看书,挖挖地,这是多么质朴而又快乐的事。

小区的公共草坪周末播放了两场露天电影,所有人都可以自带坐具前往免费观看。时隔几十年后,我又一次在月夜星空下重新回到光影声讯的世界,瞬间想起许多无拘无束的形容词,天地间仿佛都溢满了豪情。略感遗憾的是现在放电影,只需投影仪加一块幕布,没有了专职的放映员,也听不到电影机运转时发出的有节奏的“沙沙”声,让许多怀旧的人总感觉像是少了些什么。

我从小就喜欢看电影,尤其喜欢露天电影。以前的夏日生活就是半露天的,家家都敞开着门户,每个人身上随时都是汗津津的。看电影在文化生活贫乏的过去是一项重要娱乐。电影院里虽然装有许多大吊扇,但炎夏中数百人同处一室观影,又是密闭的环境,滋味也不太难受。加上电影院的票价不便宜,一家人购票去看一场电影,也并非易事。露天电影因此提供了重要的娱乐资源。人们坐在露天环境的清新空气里,与电影画面及周边葱郁的热带植物浑然一体,仿佛是一种天然的联姻。

我家附近的公园以前专门辟出一角放露天电影,用水泥建了十几排石凳,呈半圆弧形,阶梯状逐渐升高,大约能坐几百人。每天下午,公园门口的小黑板会提前预告当晚要播放的电影名字,很多人下班后会特地绕过去看一眼,或让自家的小孩提前去“侦查”好。吃完晚饭,用冷水冲过凉,一家人便摇着蒲扇,优哉游哉地散步去看露天电影了。每人花5分钱买票进场。水泥石凳经过一天暴晒,至夜仍然烫手难以坐下,有经验的人会带一壶水,浇在石凳上降温,再铺上带来的草席,就完成了界限上的消解。

露天电影院播放的多是老片子,但人们百看不厌,偶尔也有一些才上映不久的新片,观众更是会挤得满满当当的。围绕放映员旁边一大圈,永远坐满了小孩子,既由观影寻找快乐,也好奇地从电影机的运作过程中窥探着未知的世界。那画面,简直就是意大利导演托纳多雷的



露天电影院

□ 陶琦

《天堂电影院》的剧情,在远隔万里的异国提前上演。

电影机发出的光束,像是一道划破尘世的光线,越过物理上的鸿沟,为无数人开启了一个与现实生活完全平行的世界。夏夜时常有雨,或倾盆如注,或转瞬即逝,露天电影院旁边就是柳宗元的衣冠冢,以及他生前喜爱的罗池。躲雨的时候,我们的思绪也被迫回到了现实中,由此醒悟眼前这些景象与电影渲染的场景,竟然相隔了一千多年的漫长岁月。

其后露天电影院被更重要的楼房取代,但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有时反而会羡慕童年时代的自己,能通过露天电影经历那么多美好的时刻,且以一颗纯真的赤子之心,借电影里的人物故事勾勒出梦想的轮廓,产生出永久性的魅力。

深夜斗蚊

□ 赵柒斤

晚上10点,拿本书刚躺下,便觉头顶有“嗡嗡”之声。

一阵寻觅之后,看见一只蚊子伏在衣架的体恤袖口,悠然自得地消化着美食。等我悄悄走近它正运掌欲掴,它却驾着东风,转眼遁形。在我“众里寻他千百度”时,蓦然回首,它正叮在我左手臂上狂吸猛饮。再次敛气屏声,猛然运掌,隐隐约约感觉掌中有物,展开见一点残灰、一丝残血。于是,非常痛快骂一句:“贼蚊子,叫你叮我!”

作为近地节肢动物,一次性飞行的垂直高度仅为10至15米左右的蚊子,竟尾随我从电梯回家,令我颇感惊诧,果真比贼厉害,怪不得清代文人袁枚《碧纱橱避蚊诗》说:“蚊氓疑贼化,日落胆尽壮。嘯聚声蔽天,一呼竟百唱。”将蚊比喻为贼,实乃绝妙无比。俗话说:“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等待、潜伏、惦记何尝不是蚊子最擅长的手段。就像刚刚拍死的那只蚊子,它入室的时间虽无法确定,可直到睡前一直“潜伏”于暗处,可见其“贼性”有多强。

别看蚊子在夏天的飞虫中长得像不像,小嘴修足、纤体细腰、体态轻盈,嗡嗡如花间黄蜂,嗡嗡如彩蝶振翅,飞

翔的姿势算得上是潇洒,但其速度却极快,有时还随心所欲地做出俯冲急转弯、突然加速或减速等“高难度动作”。它的一双羽翼,偏要袭人击畜;一张利口,便喜抹以朱丹。故而,古人云它:“尖尖小嘴如锋刃,可能伤人、痒人、娇声夜摆迷魂阵,偷精吮血,犹自假惺惺。”

科学家进一步解释,雌蚊吸血跟血型、个人生活习性有关。同时,蚊子对气味非常敏感,经常吃葱蒜等刺激性食物和皮糙肉厚的人,不为它待见。至于被蚊咬会痒的原因,乃是蚊子吸血时会释放一种酶来溶解人或动物血中的凝血因子。蚊子释放酶,为的是方便自己吸血,却会令人发痒。可见蚊子做专门利己之事,够贼。

几千年来,人们防蚊也如防贼。宋代词人陆游曾叹:“泽国故多蚊,乘夜吁可怪。举扇不能劫,燔艾取一块。”面对无可奈何的小小蚊子,尽管词人用尽烧艾草、燃蚊香等各种灭蚊办法,但根本不能除恶务尽。现代人一到夏天装上纱门、纱窗、蚊帐、燃蚊香、喷药水,甚至有些跟我一样曾饱受蚊贼欺负的人搬上高楼,却难逃蚊贼的惦记。

慢慢熬

□ 郭德诚



最近眼睛不好,看书挺费劲,就弄了本《中华楹联》打发时间。看对联,在于琢磨,看一眼,闭上眼睛,琢磨半天,跟嚼干蚕豆似的,越嚼越有味。对联,用的很广泛,诗中就有,即对偶句,如杜甫的“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言简意赅,闭着眼睛,你都能想象出那宏大的场面。

老杨来串门,让我写个店名,再写副对联。说他儿子谈了个对象,不想再去南方打工了,想开个羊肉汤馆。我说这是个好事儿,你熬了一辈子羊肉汤,把住关,准行。他说年轻人浮躁,我怕他熬不住,先把老宅改成门面,简单点儿,先干起来,熬熬性子再说。

店名好办,电脑打印,镂空,买罐

喷漆红漆,一喷了事。对联,我把《中华楹联》从头翻到尾,没找到与羊肉汤的,连近似的也没有。这只能自己编了。这不但要押韵合辙,还得对字对词对内容。如“天对地,雨对风,大陆对长空。山花对海树,赤日对苍穹。雷隐隐,雾蒙蒙,日下对天中。”这戴着镣铐跳舞的事儿,我还真没弄过,何况还是对着羊肉汤,真难为得不轻。熬了两天,最终,总算熬出来两句:上联:小火慢熬沸泡连珠漂肉香;下联:大碗迎客肉鲜美味上桌来。小对大,汤对肉;上联熬汤,下联服务;韵脚也压上了。这按照路数往上套,至少,看上去中规中矩算副对联。写完以后,品味再三,觉得还行,多多少少,竟有点儿自鸣得意了。

老杨来拿对联,他打开一看,大加赞赏,连说不错不错。我说你别客气,是真不错,还是假不错?他说真不错。你看,咱这羊肉汤,就得小火慢熬,入味;大碗待客,便宜,大众食品嘛。听了这话,我也很受用。

第二天我去时,羊肉汤馆门前,已是一地红袍屑,人来人往,乱哄哄一片。老杨见我,又是汤又是饼的赶紧端了过来。“尝尝,尝尝。”我呷了一口,味道还真不错,我说这味正,准行。老杨说,一个人说行没用,得大家说行才算行,这不整个一年半载,是看不出来的。

新店开业,来人不少,吃着议论着,说啥的都有。有个人就在说对联:“上联,把熬汤的状态写出来了;下联不行,太一般化,而且‘肉’字还重了上

联。”我一听,这是遇到行家了,人眼就看出了毛病。就说那您给改改。他扑哧笑了,说看着容易,改着难;我能看出来,改不了。

那肉字换成什么呢?饭吃完了,我也没想出来。老杨说,看来这写对子,跟我熬汤是一样的。这话让我莫名其妙,这是哪儿跟哪儿呢?他说你看,对子,我是外行,我看着就蛮好,可人家懂的,一眼就能看出毛病。汤,也一样。同是一碗汤,老汤客一品,就知道你火候到不到,料足不足,那都是骗不了人的。所以,汤得慢慢熬,人也得慢慢熬,急,是急不来的。我说看来是我急了点,把肉放多了。他哈哈大笑,说我可没这么说,这是人家说的。大家说好,那才是真的好。